

第六十七回

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

话说周灵王长子名晋，字子乔，聪明天纵，好吹笙，作凤凰鸣。立为太子。年十七，偶游伊、洛，归而死，灵王甚痛之。有人报道：“太子于缑岭上，跨白鹤吹笙，寄语土人曰：‘好谢天子，吾从浮丘公住嵩山，甚乐也！不必怀念。’”浮丘公，古仙人也。灵王使人发其冢，惟空棺耳，乃知其仙去矣。至灵王二十七年，梦太子晋控鹤来迎，既觉，犹闻笙声在户外。灵王曰：“儿来迎我，我当去矣。”遗命传位次子贵，无疾而崩。贵即位，是为景王。是年，楚康王亦薨。令尹屈建与群臣共议，立其母弟麇为王。未几，屈建亦卒，公子围代为令尹。此事叙明，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齐相国庆封，既专国政，益荒淫自纵。一日，饮于卢蒲癸之家，卢蒲癸使其妻出而献酒，封见而悦之，遂与之通。因以国政交付于其子庆舍，迁其妻妾财币于卢蒲癸之家，封与癸妻同宿，癸亦与封之妻妾相通，两不禁忌。有时两家妻小，合做一处，饮酒欢谑，醉后罗唆，左右皆掩口，封与癸不以为意。癸请召其兄卢蒲癸于鲁，庆封从之。癸既归齐，封使事其子庆舍。舍膂力兼人，癸亦有勇，且善谗，故庆舍爱之，以其女庆姜妻癸，翁婿相称，宠信弥笃。癸一心只要报庄公之仇，无同心者，乃因射猎，极口夸王何之勇。庆舍问：“王何今在何处？”癸曰：“在莒国。”庆舍使召之。王何归齐，庆舍亦爱之。自崔、庆造乱之后，恐人暗算，每出入必使亲近壮士执戈，先后防卫，遂以为例。庆舍因宠信卢蒲癸、王何，即用二人执戈，余人不敢近前。

旧规：公家供卿大夫每日之膳，例用双鸡。时景公性爱食鸡跖，一食数千，公卿家效之，皆以鸡为食中之上品。因此鸡价腾贵。御厨以旧额不能供应，往庆氏请益。卢蒲癸欲扬庆氏之短，劝庆舍勿益，谓御厨曰：“供膳任尔，何必鸡也？”御厨乃以鶩代之。仆辈疑鶩非膳品，又窃食其肉。是日，大夫高彊字子

尾、栾灶字子雅，侍食于景公。见食品无鸡，但鹭骨耳，大怒曰：“庆氏为政，刻减公膳，而慢我至此！”不食而出。高蜚欲往责庆封，栾灶劝止之。早有人告知庆封，庆封谓卢蒲癸曰：“子尾、子雅怒我矣！将若之何？”卢蒲癸曰：“怒则杀之，何惧焉！”卢蒲癸告其兄癸。癸与王何谋曰：“高、栾二家与庆氏有隙，可借助也。”何乃夜见高蜚，诡言庆氏谋攻高、栾二家。高蜚大怒曰：“庆封实与崔杼同弑庄公，今崔氏已灭，惟庆氏在，吾等当为先君报仇。”王何曰：“此何之志也！大夫谋其外，何与卢蒲氏谋其内，事蔑不济矣。”高蜚阴与栾灶商议，伺间而发。陈无宇、鲍国、晏婴等，无不知之，但恶庆氏之专横，莫肯言者。卢蒲癸与王何卜攻庆氏，卜者献繇词曰：“虎离穴，彪见血。”癸以龟兆问于庆舍曰：“有欲攻仇家者，卜得其兆，请问吉凶？”庆舍视兆曰：“必克。虎与彪，父子也；离而见血，何不克焉？所仇者何人？”癸曰：“乡里之平人耳。”庆舍更不疑惑。

秋八月，庆封率其族人庆嗣、庆遗，往东莱田猎，亦使陈无宇同往。无宇别其父须无，须无谓曰：“庆氏祸将及矣！同行恐与其难，何不辞之？”无宇对曰：“辞则生疑，故不敢。若诡以他故召我，可图归也。”遂从庆封出猎。去讫，卢蒲癸喜曰：“卜人所谓‘虎离穴’者，此其验矣。”将乘尝祭举事。陈须无知之，恐其子与于庆封之难，诈称其妻有病，使人召无宇归家。无宇求庆封卜之，暗中祷告，却通陈庆氏吉凶。庆封曰：“此乃‘灭身’之卦。下克其上，卑克其尊，恐老夫人之病，未得痊也。”无宇捧龟，涕泣不止，庆封怜之，乃遣归。庆嗣见无宇登车，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母病不得不归。”言毕而驰。庆嗣谓庆封曰：“无宇言母病，殆诈也。国中恐有他变，夫子当速归！”庆封曰：“吾儿在彼何虑？”无宇既济河，乃发梁凿舟，以绝庆封之归路，封不知也。

时八月初旬将尽矣，卢蒲癸部署家甲，匆匆有战斗之色，其妻庆姜谓癸曰：“子有事而不谋于我，必不捷矣！”癸笑曰：“汝妇人也，安能为我谋哉？”庆姜曰：“子不闻有智妇人胜于男子乎？武王有乱臣十人，邑姜与焉，何为不可谋也？”癸曰：“昔郑大夫雍纠，以郑君之密谋，泄于其妻雍姬，卒致身死君逐，为世大戒，吾甚惧之！”庆姜曰：“妇人以夫为天，夫唱则妇随之，况重以君命乎？雍姬惑于母言，以害其夫，此闺闼之螫贼，何足道哉？”癸曰：“假如汝居雍姬之地，当若何？”庆姜曰：“能谋则共之，即不能，亦不敢泄。”癸曰：“今齐侯苦庆氏之专，与栾、高二大夫谋逐汝族，吾是以备之，汝勿泄也。”庆姜曰：“相国方出猎，时可乘矣。”癸曰：“欲俟尝祭之日。”庆姜曰：“夫子刚愎自任，耽于酒色，怠于公事，无以激之，或不出，奈何？妾请往止其行，彼之出乃决矣。”癸曰：“吾以性命托子，子勿效雍姬也。”庆姜往告庆舍曰：“闻子雅、子尾将以尝祭之隙，行不利于夫

子，夫子不可出也！”庆舍怒曰：“二子者，譬如禽兽，吾寝处之！谁敢为难？即有之，吾亦何惧！”庆姜归报卢蒲癸，预作准备。

至期，齐景公行尝祭于太庙，诸大夫皆从，庆舍莅事，庆绳主献爵，庆氏以家甲环守庙宫。卢蒲癸、王何执寝戈，立于庆舍之左右，寸步不离。陈、鲍二家有圉人善为优戏，故意使在鱼里街上搬演。庆氏有马，惊而逸走，军士逐而得之，乃尽繫其马，解甲释兵，共往观优。栾、高、陈、鲍四族家丁，俱集于庙门之外，卢蒲癸托言小便，出外约会停当，密围太庙。癸复入，立于庆舍之后，倒持其戟，以示高蜚。蜚会意，使从人以閤击门扉三声，甲士蜂拥而入。庆舍惊起，尚未离坐，卢蒲癸从背后刺之，刃入于胁，王何以戈击其左肩，肩折。庆舍目视王何曰：“为乱者乃汝曹乎？”以右手取俎壶投王何，何立死，卢蒲癸呼甲士先擒庆绳杀之。庆舍伤重，负痛不能忍，只手抱庙柱摇撼之，庙脊俱为震动，大叫一声而绝。景公见光景利害，大惊欲走避。晏婴密奏曰：“群臣为君故，欲诛庆氏以安社稷，无他虑也。”景公方才心定，脱了祭服，登车，入于内宫。卢蒲癸为首，同四姓之甲，尽灭庆氏之党，各姓分守城门，以拒庆封，防守严密，水泄不通。

却说庆封田猎而回，至于中途，遇庆舍逃出家丁，前来告乱，庆封闻其子被杀，大怒，遂还攻西门。城中守御严紧，不能攻克，卒徒渐渐逃散。庆封惧，遂出奔鲁国，齐景公使人让鲁，不当收留作叛之臣，鲁人将执庆封以畀齐人，庆封闻而惧，复奔吴国。吴王夷昧以朱方居之，厚其禄入，视齐加富，使伺察楚国动静。鲁大夫子服何闻之，谓叔孙豹曰：“庆封又富于吴，殆天福淫人乎？”叔孙豹曰：“‘善人富，谓之赏；淫人富，谓之殃。’庆氏之殃至矣，又何福焉。”

庆封既奔，于是高蜚、栾灶为政，乃宣崔、庆之罪于国中，陈庆舍之尸于朝以殉。求崔杼之柩不得，悬赏购之：有能知柩处来献者，赐以崔氏之拱璧。崔之圉人贪其璧，遂出首。于是发崔氏祖墓，得其柩斫之，见二尸，景公欲并陈之。晏婴曰：“戮及妇人，非礼也。”乃独陈崔杼之尸于市，国人聚观，犹能识认，曰：“此真崔子矣！”诸大夫分崔、庆之邑，以庆封家财俱在卢蒲癸之室，责癸以淫乱之罪，放之于北燕，卢蒲癸亦从之，二氏家财，悉为众人所有，惟陈无宇一无所取。庆氏之庄，有木材百余车，众议纳之陈氏，无宇悉以施之国人，由是国人咸颂陈氏之德。此周景王初年事也。

其明年，栾灶卒，子栾施嗣为大夫，与高蜚同执国政。高蜚忌高厚之子高止，以二高并立为嫌，乃逐高止，止亦奔北燕。止之子高竖，据卢邑以叛，景公使大夫闾邱婴帅师围卢，高竖曰：“吾非叛，惧高氏之不祀也。”闾邱婴许为高氏立后，高竖遂出奔晋国。闾邱婴复命于景公，景公乃立高黶以守高僖之祀。高蜚

怒曰：“本遣閻邱欲除高氏，去一人，立一人，何择焉！”乃潜杀閻邱嬰。诸公子子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皆为不平，纷纷讥议，高蚤怒，以他事悉逐之，国中侧目。未几，高蚤卒，子高强嗣为大夫。高强年幼，未立为卿，大权悉归于栾施矣。此段话且搁过一边。

是时晋、楚通和，列国安息。郑大夫良霄字伯有，乃公子去疾之孙，公孙辄之子，时为上卿执政。性汰侈，嗜酒，每饮辄通宵。饮时恶见他人，恶闻他事，乃窟地为室，置饮具及钟鼓于中，为长夜之饮，家臣来朝者，皆不得见。日中乘醉入朝，言于郑简公，欲遣公孙黑往楚修聘。公孙黑方与公孙楚争娶徐吾犯之妹，不欲远行，来见良霄求免。閻人辞曰：“主公已进窟室，不敢报也。”公孙黑大怒，遂悉起家甲，乘夜同印段围其第，纵火焚之。良霄已醉，众人扶之上车，奔雍梁。良霄方醒，闻公孙黑攻己，大怒，居数日，家臣渐次俱到，述国中之事，言：“各族结盟，以拒良氏，惟国氏、罕氏不与盟。”霄喜曰：“二氏助我矣！”乃还攻郑之北门。公孙黑使其侄驪带，同印段率勇士拒之。良霄战败，逃于屠羊之肆，为兵众所杀，家臣尽死。

公孙侨闻良霄死，亟趋雍梁，抚良霄之尸而哭之曰：“兄弟相攻，天乎，何不幸也！”尽敛家臣之尸，与良霄同葬于斗城之村。公孙黑怒曰：“子产乃党良氏耶？”欲攻之。上卿罕虎止之曰：“子产加礼于死者，况生者乎？礼，国之干也，杀有礼不祥！”黑乃不攻。郑简公使罕虎为政，罕虎曰：“臣不如子产。”乃使公孙侨为政，时周景王之三年也。公孙侨既执郑政，乃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，尚忠俭，抑泰侈，公孙黑乱政，数其罪而杀之。又铸《刑书》以威民，立乡校以闻过。国人乃歌诗曰：“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。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”

一日，郑人出北门，恍惚间遇见良霄，身穿介冑提戈而行，曰：“带与段害我，我必杀之！”其人归述于他人，遂患病。于是国中风吹草动，便以为良霄来矣！男女皆奔走若狂，如避戈矛。未几驪带病卒，又数日，印段亦死。国人大惧，昼夜不宁。公孙侨言于郑君，以良霄之子良止为大夫，主良氏之祀，并立公子嘉之子公孙泄，于是国中讹言顿息。行人游吉字子羽，问于侨曰：“立后而讹言顿息，是何故也？”侨曰：“凡凶人恶死，其魂魄不散，皆能为厉，若有所归依，则不复然矣，吾立祀为之归也。”游吉曰：“若然，立良氏可矣，何以并立公孙泄？岂虑子孔亦为厉乎？”侨曰：“良霄有罪，不应立后，若因为厉而立之，国人皆惑于鬼神之说，不可以为训。吾托言于存七穆之绝祀，良、孔二氏并立，所以除民之惑也。”游吉乃叹服。

再说周景王二年，蔡景公为其世子般娶楚女芊氏为室。景公私通于芊氏，世子般怒曰：“父不父，则子不子矣。”乃伪为出猎，与心腹内侍数人，潜伏于内室。景公只道其子不在，遂入东宫，径造芊氏之室。世子般率内侍突出，砍杀景公，以暴疾讦于诸侯，遂自立为君，是为灵公。史臣论般以子弑父，千古大变！然景公淫于子妇，自取悖逆，亦不能无罪也。有诗叹云：

新台丑行污青史，蔡景如何复蹈之？

逆刃忽从宫内起，因思急子可怜儿！

蔡世子般虽以暴疾讦于诸侯，然弑逆之迹，终不能掩，自本国传扬出来，各国谁不晓得，但是时盟主偷惰，不能行诛讨之法耳！

其年秋，宋宫中夜失火，夫人乃鲁女伯姬也。左右见火至，禀夫人避火。伯姬曰：“妇人之义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火势虽迫，岂可废义？”比及傅母来时，伯姬已焚死矣。国人皆为叹息。时晋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，怜其被火，乃大合诸侯于澶渊，各出财币以助宋。宋儒胡安定论此事，以为不讨蔡世子弑父之罪，而谋恤宋灾，轻重失其等矣，此平公所以失霸也。

周景王四年，晋、楚以宋之盟，故将复会于虢。时楚公子围代屈建为令尹。围乃共王之庶子，年齿最长，为人桀骜不恭，耻居人下，恃其才器，阴畜不臣之志，欺熊麋微弱，事多专决。忌大夫鬬掩之忠直，诬以谋叛，杀之而并其室，交结大夫鬬罢、伍举为腹心，日谋篡逆。尝因出田郊外，擅用楚王旌旗，行至芋邑，芋尹申无字数其僭分，收其旌旗于库，围稍戢。至是，将赴虢之会，围请先行聘于郑，欲娶丰氏之女。临行，谓楚王熊麋曰：“楚已称王位，在诸侯之上，凡使臣乞得用诸侯之礼，庶使列国知楚之尊。”熊麋许之。公子围遂僭用国君之仪，衣服器用，拟于侯伯，用二人执戈前导。将及郑郊，郊人疑为楚王，惊报国中，郑君臣俱大骇，星夜匍匐出迎，及相见，乃公子围也。公孙侨恶之，恐其一入国中，或生他变，乃使行人游吉辞以城中舍馆颓坏，未及修葺，乃馆于城外。

公子围使伍举入城，议婚丰氏，郑伯许之。既行聘，筐篚甚盛。临娶时，公子围忽萌袭郑之意，欲借迎女为名，盛饰车乘，乘机行事。公孙侨曰：“围之心不可测，必去众而后可。”游吉曰：“吉请再往辞之。”于是游吉往见公子围曰：“闻令尹将用众迎，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从者，请除地于城外，以听迎妇之命。”公子围曰：“君辱赐寡大夫围，赐以丰氏之婚，若迎于野外，何以成礼？”游吉曰：“礼，军容不入国，况婚姻乎？令尹若必用众，以壮观瞻，请去兵备。”伍举密言于围曰：“郑人知备我矣，不如去兵。”乃使士卒悉弃弓矢，垂囊而入。迎丰氏于馆舍，遂赴会所。晋赵武及宋、鲁、齐、卫、陈、蔡、郑、许各国大夫，俱已先在。公子围

使人言于晋曰：“楚、晋有盟于前，今此番寻好，不必再立誓书，重复歃血。但将盟宋旧约，表白一番，令诸君勿忘足矣。”祁午谓赵武曰：“围之此言，恐晋争先也。前番让楚先晋，今番晋合先楚，若读旧书，楚常先矣。子以为何如？”赵武曰：“围之在会，缉蒲为王宫，威仪与楚王无二，其志不惟外亢，将有内谋，不如姑且听之，以骄其志。”祁午曰：“虽然，前番子木衷甲赴会，幸而不发，今围更有甚焉，吾子宜为之备。”赵武曰：“所以寻好者，寻弭兵之约也。武知有守信而已，不知其他。”既登坛，公子围请读旧书，加于牲上。赵武唯唯。既毕事，公子围遽归，诸大夫皆知围之将为楚君也。史臣有诗云：

任教贵倨称公子，何事威仪效楚王？

列国尽知成跋扈，郑敖燕雀尚怡堂。

赵武心中终以读旧书先楚为耻，恐人议论，将守信之语，向各国大夫再三分剖，说了又说。及还过郑，鲁大夫叔孙豹同行，武复言之。豹曰：“相君谓弭兵之约，可终守乎？”武曰：“吾等偷食，朝夕图安，何暇问久远？”豹退谓郑大夫罕虎曰：“赵孟将死矣！其语偷，不为远计，且年未五十，而谆谆焉如八九十岁老人，其能久乎？”未几，赵武卒，韩起代之为政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楚公子围归国，值熊麇抱病在宫，围入宫问疾，托言有密事启奏，遣开嬖侍，解冠纓加熊麇之颈，须臾而死。麇有二子，曰幕，曰平夏，闻变挺剑来杀公子围，勇力不敌，俱为围所杀。麇弟右尹熊比字子干，宫廐尹熊黑肱字子晰，闻楚王父子被杀，惧祸，比出奔晋，黑肱出奔郑。公子围赴于诸侯曰：“寡君麇不禄即世，寡大夫围应为后。”伍举更其辞曰：“共王之子围为长。”围于是嗣即王位，改名熊虔，是为灵王。以薳罢为令尹，郑丹为右尹，伍举为左尹，斗成然为郊尹。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郑，楚王虑其不服，使人杀之。因葬楚王麇于郑，谓之郑敖。以薳启疆代为太宰，立长子禄为世子。灵王既得志，愈加骄恣，有独霸中原之意。使伍举求诸侯于晋，又以丰氏女族微，不堪为夫人，并求婚于晋侯。晋平公新丧赵武，惧楚之强，不敢违抗，一一听之。

周景王六年，为楚灵王之二年，冬十二月，郑简公、许悼公如楚，楚灵王留之，以待伍举之报。伍举还楚复命，言：“晋侯二事俱诺。”灵王大悦，遣使大征会于诸侯，约以明年春三月为会于申。郑简公请先往申地，以待诸侯，灵王许之。至次年之春，诸国赴会者，接踵不绝。惟鲁、卫托故不至，宋遣大夫向戌代行。其他蔡、陈、徐、滕、顿、胡、沈、小邾等国君，俱亲身赴会。

楚灵王大率兵车，来至申地，诸侯俱来相见。右尹伍举进曰：“臣闻欲图霸者，先得诸侯，欲得诸侯者，必先慎礼。今吾王始求诸侯于晋，宋向戌、郑公孙

侨皆大夫之良，号为知礼者，不可不慎也。”灵王曰：“古者合诸侯之礼何如？”伍举曰：“夏启有钧台之享，商汤有景亳之命，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王有岐阳之蒐，康王有酆宫之朝，穆王有涂山之会，齐桓公有召陵之师，晋文公有践土之盟，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诸侯者，莫不有礼，惟君所择。”灵王曰：“寡人欲霸诸侯，当用齐桓公召陵之礼，但不知其礼如何？”伍举对曰：“夫六王二公之礼，臣闻其名，实未之习也。以所闻齐桓公伐楚，退师召陵，楚使先大夫屈完如齐师，桓公大陈八国车乘，以众强夸示屈完，然后合诸侯与屈完盟会。今诸侯新服，吾王亦惟示以众强之势，使其怖畏，然后征会讨贰，不敢不从矣。”灵王曰：“寡人欲用兵诸侯，效桓公伐楚之事，谁当先者？”伍举对曰：“齐庆封弑其君，逃于吴国，吴不讨其罪，又加宠焉，处以朱方之地，聚族而居，富于其旧，齐人愤怒。夫吴，我之仇也。若用兵伐吴，以诛庆封为名，则一举而两得矣。”灵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盛陈车乘，以威胁诸侯，即申地为会盟。以除君是吴姬所出，疑其附吴，系之三日。徐子愿为伐吴向导，乃释之。使大夫屈申，率诸侯之师伐吴，围朱方，执齐庆封，尽灭其族。屈申闻吴人有备，遂班师，以庆封献功。灵王欲戮庆封，以徇于诸侯。伍举谏曰：“臣闻：‘无瑕者，可以戮人。’若戮庆封，恐其反唇而稽也。”灵王不听，乃负庆封以斧钺，绑示军前，以刀按其颈，迫使自言其罪曰：“各国大夫听者：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，弱其孤，以盟其大夫。”庆封遂大声叫曰：“各国大夫听者：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，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，以盟诸侯。”观者皆掩口而笑。灵王大惭，使速杀之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乱贼还将乱贼诛，虽然势屈肯心输。

楚虔空自夸天讨，不及庄王戮夏舒。

灵王自申归楚，怪屈申从朱方班师，不肯深入，疑其有贰心于吴，杀之，以屈生代为大夫。蕩罢如晋，迎夫人姬氏以归，蕩罢遂为令尹。

是年冬，吴王夷昧帅师伐楚，入棘、栎、麻，以报朱方之役。楚灵王大怒，复起诸侯之师伐吴。越君允常恨吴侵掠，亦使大夫常寿过帅师来会。楚将蕩启疆为先锋，引舟师先至鹊岸，为吴人所败。楚灵王自引大兵，至于罗汭。吴王夷昧使其宗弟馮繇犒师。灵王怒而执之，将杀其血，以衅军鼓。先使人问曰：“汝来时曾卜吉凶否？”馮繇对曰：“卜之甚吉！”使者曰：“君王将取汝血以衅军鼓，何吉之有？”馮繇对曰：“吴所卜，乃社稷之事，岂为一人吉凶哉？寡君之遣繇犒师，盖以察王怒之疾徐，而为守御之缓急。君若欢焉，好迎使臣，使敝邑忘于戒备，亡无日矣。若以使臣衅鼓，敝邑知君之震怒，而修其武备，于以御楚有余矣。吉孰大焉！”灵王曰：“此贤士也！”乃赦之归。楚兵至吴界，吴设守甚严，不能攻入

而还。灵王乃叹曰：“向乃枉杀屈申矣！”灵王既归，耻其无功，乃大兴土木，欲以物力制度夸示诸侯。筑一宫名曰章华，广袤四十里，中筑高台，以望四方。台高三十仞，曰章华台，亦名三休台，以其高峻，凡登台必三次休息，始陟其颠也。其中宫室亭榭，极其壮丽，环以民居，凡有罪而逃亡者，皆召使归国，以实其宫。宫成，遣使征召四方诸侯，同来落成，不知诸侯几位到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